

徐劍膽考論續篇

胡 全章

清末民初，以京津白話報刊為主陣地形成了一個通俗小說作家群，刊發了數以千計的長、中、短篇小說，產生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其中，徐劍膽小說創作數量最大，成就最著，堪稱清末民初白話報刊通俗小說大家。拙文《清末民初白話報刊小說大家徐劍膽考論》，對所見《愛國報附張》、《天津白話報》、《愛國白話報》、《京話日報》等京津白話報刊載的徐劍膽小說篇目進行了初步梳理，對依託白話報館的徐劍膽小說之數量、銷量及其影響進行了粗略考察，並對徐劍膽小說之特徵及清末民初白話報刊小說的歷史意義進行了重新估量*1。據上文粗略統計和保守推測，徐劍膽小說創作總量當在650萬字以上，篇目總數約在200至300部之間*2。之後，筆者又陸續發現了不少相關史料，遂撰此續篇，對這位被塵封近一個世紀的近世北方通俗小說大家作補充考論。

一、徐劍膽·啞鈴·亞鈴·滌塵

徐劍膽的身世和生平至今尚不甚明瞭。1943年，管翼賢言其名叫“徐仰宸”，謂其“三十年來，在各報著小說，其數量不可計，堪稱報界小說權威者”*3。管翼賢對徐劍膽應該非常熟悉——他創辦並主持《實報》（1928-1945）期間，徐劍膽是該報的小說主筆和編輯之一。石繼昌在《京華報館憶宣南》一文中言：徐劍膽“先生名濟，字象辰，浙江人，久居北京，在報界資格最老”*4，此言可信。有人將徐劍膽列為“滿族小說作者”*5，或將其小說歸為“京味小說”*6，筆者持懷疑態度。原因有二：其一，至今尚無徐劍膽系旗族的直接證據；其二，徐劍膽小說語言與同時期的京旗小說家蔡友梅有較大差異，算不上地道的“京味小說”。兩人的作品雖同樣脫胎於北方評話小說，筆者將其定位為清末民初京津通俗小說天空的雙子星座*7；然而，出

身官宦之家、遭逢家道中落的蔡友梅是旗族，其小說是地道的京味小說；“浙江人”徐劍膽可能並非旗族，大概是光緒末年科舉落第後進入京津報界，鬻文為生，主要充當白話報刊小說主筆，其小說語言並非地道的“京白”，其語言方面的“京味”特徵不甚鮮明。

進一步的材料發掘，還將揭開蒙在民初北京白話報人和白話報小說主筆“啞鈴”、“亞玲”、“滌塵”臉上那層神秘的面紗——他們亦是徐劍膽常用的筆名。

啞鈴是1913年8月3日創刊的《白話捷報》小說欄目主筆，偶爾也充當演說主筆，是該報名副其實的臺柱子。且看其出場交代：“按說到了現在這個時候，在下舉著這管禿筆，仍然作小說，未免有點作不下去。無奈既然是被朋友約出來，說不上不算來啦。誰叫白話報上，已然相沿成風，沒有這門小說，就仿佛戲園子沒有女角是”的”^{*8}。當《金三郎》小說連載至“六續”時，或許是怕讀者猜不透其真實身份，誤認其為無名之輩，啞鈴先生忍不住打破悶葫蘆道：“或有人說，啞鈴兩個字的別號，似乎在報紙上，不大常見。其實這個別號，自《商報》在北京發現時，就時常印用”^{*9}。由此可知，“啞鈴”小說最初出現在1909年前後存世的天津《商報》。自1913年9月7日在《白話捷報》連載《何喜珠》始，改署“亞玲”。關於“啞鈴”與“亞玲”命名之意味，且看其夫子自道：“鄙人在本報上，擔任小說，別號是啞鈴，取意如同是個搖不響的鈴鐺，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意味。楊曼青先生，謂‘啞鈴’莫若‘亞玲’，為東亞之鈴，意味深長，似比啞鈴範圍大點。既蒙朋友指正，那們就將‘啞’字改作‘亞’字，以後就用這個‘亞玲’二字為別號了”^{*10}。民初京津白話報人和小說作家在社會政治和文化藝術圈中均處於邊緣化地位，取“搖不響的鈴鐺”之意的“啞鈴”先生，筆名本身即是一種自我畫像與定位，流露出的是作家灰暗的心理和無奈的心境，頗有自嘲意味。聽從朋友建議改名“亞玲”之舉，則似有振作之意。1920年初，作為演說主筆已恢復使用“啞鈴”之名，但小說還署名“亞玲”。1922年之後，就不見“亞玲”之名了。大約仍是悲觀憤世心理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心境黯淡之故。啞鈴先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均屬保守派，始而反對南方諸省的革命流血行動，民國初年憤世嫉俗、不滿時政，始終保守舊道德。

作為民初白話報刊小說作家的啞鈴先生，主要擔任《白話捷報》、《北京白話報》小說主筆。其小說寫作宗旨，定位在“給諸君醒醒脾，活動活動腦筋”；相對於白話報刊上“那有用處的演說，及那有用的雜俎、科學等等門類”，“不過菜上飛金，是個配搭兒”^{*11}。在白話報刊小說主筆亞鈴看來，寫小說不過是讓讀者“看個熱鬧，拿他醒醒脾，解解悶”，根本算不上“筆墨”（文學藝術），無法與曹雪芹、

施耐庵用“一生的心血”創作的《石頭記》、《水滸》相提並論*12。這是一種典型的以趣味、消閒為中心的小說創作觀念。當然，啞鈴先生時刻未曾忘記在小說中宣揚懲惡揚善的道德主題。這一指導思想，與徐劍膽標榜的“導引人民，向善去惡，知善者天必佑，知惡者天必罰，善惡昭彰，使人有所警惕”，以及“為閱者諸君，開心醒脾”*13，在創作宗旨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事實上，這位活躍在北京白話報界的通俗小說寫作高手，就是徐劍膽。“啞鈴”即“劍膽”的直接證據有三：其一，筆者所見1927年4月3日《北京白話報》第2758號刊載的“實事小說”《方觀承》“二十七”續，署名“啞鈴編著”，其文字、空格斷句與1920年連載于《愛國白話報》的同名小說相應部分完全一樣；而後者則是“劍膽”主筆的“警世小說”。其二，1928年2月15日《北京白話報》第3010號刊登的“啞鈴編著”的“警世小說”《眼鏡博士》“十六”續，其文字、空格斷句與1920年1月《愛國白話報》第六版“警世小說”《眼鏡博士》相應部分完全一樣，而後者是“劍膽”所撰。其三，1927年6月7日《北京白話報》第2817號所刊“啞鈴編著”的“實事小說”《義烈鴛鴦》“二十二”續，與1920年《小公報》所刊“劍膽”撰“社會小說”《義烈鴛鴦》相應部分文字完全一樣。在北京各白話報館和白話報小說主筆版權意識相當強的清末民初（彼時大多數白話報刊小說都打上“版權所有，不得翻印”之類的嚴正聲明，版權歸報館所有），如果“啞鈴”和“劍膽”確系兩人，而其間又沒有出現筆墨乃至法律訴訟官司，那可真是不可思議！要合理地解釋這一現象，謎底只有一種可能：“啞鈴”者，“劍膽”也。

“滌塵”是《愛國白話報》、《北京白話報》上偶爾出現的小說作者。其實，“滌塵”也是徐劍膽的化名。根據有四：其一，1920年12月18日至1921年1月24日連載於《北京白話報》的警世小說《魏大嘴》，與1913年10月5日至11月25日《愛國白話報》“莊嚴錄”小說專欄刊出的《魏大嘴》完全一樣；前者署“滌塵編著”，後者署名“劍膽”。其二，滌塵編著的警世小說《花鞋成老》（1921年5-6月連載於《北京白話報》），與劍膽同名小說（1918年10-11月連載於《京話日報》“醒睡錄”小說專欄）完全一樣。其三，《愛國白話報》連載滌塵的警世小說《賈斯文》時，標題下邊刊登的“新小說”廣告打出的四種小說《馬車宋》、《吳絳雪》、《董二楞》、《阜大奶奶》*14，第一種是滌塵的，後三種是劍膽的。一般而言，在自己連載的小說標題下刊出別人的小說廣告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知滌塵和劍膽是一個人。其四，1918年12月6日，當滌塵主筆的《愛國白話報》“警世小說”欄目刊載完《陳烈女》後，作者照例交代一句“明天另換新題”，第二天刊登的卻是劍膽的《錫壺案》。一般而

言，如果欄目主筆換人，前任主筆會交代一句，或後任主筆開篇時略作說明。然而滌塵先生沒作任何交代，劍膽先生也未作任何說明。個種原委，明眼人不難窺破。

署名“滌塵”的小說數量不多，除了上面提到的《魏大嘴》和《花鞋成老》，還有《愛國白話報》連載的“警世小說”《賈斯文》（1918年8月19日至10月7日，共“四十七續”，約5萬字），《惡僕害主記》（10月8日至11月2日，共“二十四續”，約2.5萬字），《陳烈女》（11月3日至12月6日，共“三十三續”，約3.5萬字）；《北京白話報》連載的“警世小說”《馬車宋》（1920年11月17日，“八續”，僅見一期）。

二、《白話捷報》、《北京白話報》所刊“啞（亞）鈴”小說

《白話捷報》所刊“啞（亞）鈴”小說：

《金三郎》：自第1號（1913年8月3日）開始連載，至第35號（9月6日）“三十四續”，完。約3.7萬字。署名“啞鈴”。

《何喜珠》：自第36號（9月7日）開始連載，至第70號（10月13日）“三十二續”，完。約3.5萬字。改名“亞鈴”，下同。

《劫後再生緣》：自第71號（10月14日）開始連載，至第93號（11月5日）“二十三續”，完。約2.5萬字。

《李清風》：自第95號（11月7號）開始連載，至第115號（11月27日）“十九續”，未完。

《康小八》：自第147號（12月29日）開始連載，至第216號（1914年3月19日）“六十六續”，完。約7萬字。

《元宵案》：自第217號（1914年3月20日）開始連載，至第248號（4月20日）“三十一續”，完。約3.4萬字。

《煤筐奇案》：自第249號（4月21日）開始連載，至第289號（6月1日）“三十九續”，完。約4.2萬字。

《大報仇》：自第290號（6月2日）開始連載，至第322號（7月4日）“三十二續”，完。約3.5萬字。

《張黑虎》：自第323號（7月5日）開始連載，至第366號（8月17日）“四十二續”，完。約4.5萬字。

《楊蓮史》：自第367號（8月18日）開始連載，至第371號（8月22日）“四續”，未完。

《北京白話報》所刊“啞（亞）鈴”小說：

警世小說《煤筐奇案》：第475號（1920年10月23日）“十七”續，亞鈴編著。

社會小說《鄧子良》：第763號（1921年8月24日），亞鈴編著。

《扁將軍》：自第1040號（1922年6月14日）開始連載，至第1089號（8月2日）“三十六續”，未完。啞鈴編著（下同）。

實事小說《美人與偉人·小鳳蔡松坡合傳》：第1108號（1922年8月21日）。

歷史小說《清宮十三朝秘史》：初見第1156號（1922年10月7日），未見第1313號（1923年3月28日），未完。

實事小說《家庭禍》：自第1572號（1923年9月30日）開始連載。

實事小說《新風流醫》：第1689號（1924年2月3日），“二”續。

實事小說《趙媽媽》：自第1785號（1924年6月27日）開始連載，至第1875號（1924年9月27日）“八十九”續，未完。

實事小說《方觀承》：第2758號（1927年4月3日），“二十七”續，未完。

實事小說《義烈鴛鴦》：第2817號（1927年6月7日），“二十二”續，未完。

實事小說《文字之孽》：第2866號（1927年9月2日），“五十”續，未完。

實事小說《官場冤案》：第2896號（1927年10月5日），“三十”續；至第2926號（11月7日）“六十”續，未完。

政治小說《宦途風波》：第2959號（12月30日）“十九”續；至第2987號（1928年1月16日）“四十七續”，未完。

警世小說《眼鏡博士》：第3010號（1928年2月15日）“十六”續，未完。

實事小說《新貪歡報》：自第4181號（1931年7月7日）開設連載，至第4199號（7月25日）“十九”續，未完。此時該報已改名《北平白話報》。

另：《愛國白話報》自第2941號（1922年1月7日）開始連載啞鈴“最近實事小說”《李禿子》，至第2976號（1922年2月26日）仍未刊完。

三、《小公報》、《實報》、《實事白話報》所刊劍膽小說

《小公報》（1919年3月在北京創刊的白話小報）所刊“劍膽”小說：

社會小說《惡監遭劫記》：第258號（1919年12月4日）載至“二十續”，未完。

社會小說《李五奶奶》：自第409號（1920年5月16日）開始連載，至第529號（9月15日）“一百二十續”，完，約12.7萬字。

社會小說《石寶龜》：自第530號（9月16日）連載，至第556號（10月15日）“二十五續”，完，約2.7萬字。

社會小說《義烈鴛鴦》：自第557號（10月16日）連載，至第587號（11月15日）

“三十續”，完，約3.2萬字。

社會小說《楊翠喜》：自第588號（11月16日）連載，至第636號（1921年1月9日）“四十九續”，完，約5.2萬字。

社會小說《神術》：自第637號（1921年1月10日）連載，至第652號（1月25日）“十五續”，完，約1.7萬字。

實事小說《自由潮》：自第653號（1月26日）連載，至第687號（3月7日）“三十續”，完，約3.3萬字。

實事小說《劉二爺》：自第689號（3月9日）連載，見“六續”，未完。

警世小說《鍾德祥》：第780號（6月9日）“二十六續”，未完。

警世小說《血軍刀》：第801號（7月1日）“九續”，未完。

警世小說《七妻之議員》：第864號（9月3日）“二十九續”，未完。

警世小說《文豔王》：自第882號（9月22日）連載，講女伶金少梅事，僅見一期。

實事小說《白狼》：第1092號（1922年5月6日）“四十二續”，未完。

實事小說《逆倫慘殺案》：自第1217號（1922年6月11日）連載，見“二十五”續（7月6日），未完。

家庭小說《悶葫蘆》：第1596號（1923年7月21日）“十五”續，見“二十八”續（8月5日），未完。

拆獄小說《陳廚子》：第1675號（1923年10月14日）“十八”續，未完。

《實事白話報》所刊劍膽“實事小說”：

《金扁簪》：自1923年10月28日連載，12月24日“五十四”續，未完。

《傅盛氏》：自1923年12月27日連載，1924年3月10日“六十四”續，未完。

《黑騷兒》：自1924年3月28日連載，4月20日“二十三”續，未完。

《三命奇冤》：1924年5月28日“十二”續，8月28日“一〇一”續，未完。

《前世冤》：自1924年9月28日連載，11月20日“五十三”續，未完。

《白臉常》：自1924年11月25日連載，1925年1月12日“四十三”續，完，約4.6萬字。

《除夕之夜》：1925年2月15日“二十七”續，未完。

《七月生子》：自1925年3月5日連載，至5月13日“六十八”續，完，約7.2萬字。

《麵包》：自1925年5月14日始，6月15日“三十三”續，未完。

《齊大頭》：1925年8月30日，“二十七”續，未完。

《實報》所刊“劍膽”小說：

社會小說《天橋》：第45號（1928年11月19日）“四十五”續，未完。

通俗小說《國賊》：自第57號（1928年12月1日）連載，至第79號（12月24日）“十九”續，完，約2.1萬字。

社會小說《一念差》：第536號（1930年4月2日）“三十二”續，至第585號（5月21日）“七十四”續，完，約7.9萬字。

警世小說《活閻羅》：自第586號（5月22日）連載，至第644號（7月20日）“五十八”續，完約6.2萬字。

實事小說《義合拳》：自第645號（7月21日）連載，至第725號（9月30日）“七十一”續，未完。

武俠小說《紅鬃烈馬》：自第824號（1931年1月6日）連載，至第1191號（1932年1月18日）“四五五”續，完，約48萬字。

長篇小說《舊京黑幕》：自第1227號（1932年2月26日）連載，至第1870號（1933年12月16日）“第二十八回”，完，約68萬字。有回目（下同）。

家庭小說《苦口婆心》：自地1871號（1933年12月17日）連載，至第1991號（1934年4月22日）“第十四回”，完，約12.7萬字。

實事小說《貧女奇遇》：自第1992號（1934年4月23日）連載。

歷史小說《新華記憶》：第2106號（1934年8月16日）載至“第二回”，至第2285號（1935年2月20日）“第九回”，未完。

警世小說《惡戀》：自第2562號（1935年12月4日）連載，至第2882號（1936年10月24日）“第十二回”，完。所占版面已經很小，不好統計數字了。

實事小說《迷途》：自第2883號（10月25日）連載，後改標“教育小說”，至1937年11月18日“第十五回”，完。

武俠小說《報恩俠女》：自1937年11月20日連載，至1938年4月27日“第八回”“一四五”續，完。

社會小說《歡喜冤家》：自1938年4月28日連載。

四、《北京白話報》所刊“劍膽”小說及其它

實事小說《孽海循環記》：第145號（1919年12月1日）“十六續”，至第151號（12月8日）“三十三續”，完。約3.6萬字。

警世小說《白雲鵬》：自第152號（12月9日）開始連載，至第276號（1920年4月21日）“一百二十一續”，完。約12.8萬字。

警世小說《同惡報》：自第277號（1920年4月22日）始，至第290號（5月5日）“十三續”，未完。

警世小說《禍國奴》：第475號（1920年10月23日）“五十七續”，至第500號（11月17日）“八十一續”，未完。

警世小說《英雄會》：第532號（1920年12月20日）“八續”，至第563號（1921年1月24日）“三十八續”，完。約4萬字。

警世小說《禍水美人劉喜魁》：自第564號（1921年1月25日）始，至第690號（6月13日）“一百二十二續”，未完（已近13萬字）。

社會小說《張小仙》：第763號（1921年8月24日），“六十三續”，未完。

社會小說《蘇蘭芳》：自第1010號（1922年5月14日）始，至第1021號（5月25日）“十一續”，未完。

寓言小說《山海關》：自第1023號（1922年5月27日）始，至第1044號（6月18日），完。因欄目板塊小，未分第幾續，不好計算字數。

社會小說《春明夢影》：自第1040號（1922年6月14日）始，至第1181號（11月3日）“一百三十續”，完。約13.8萬字。

實事小說《大騙案》：自第1182號（1922年11月4日）始，至第1203號（11月25日）“二十續”，完。約2.3萬字。

實事小說《金剛鑽》：自第1204號（1922年11月26日）始，至第1313號（1923年3月28日）“一百二續”，未完（已近11萬字）。

實事小說《並蒂花》：第1305號（1923年3月29日），“五續”，未完。

社會小說《金少梅》：第1572號（1923年9月30日），“三十九續”，未完。

實事小說《地藏庵》：第1696號（1924年2月10日），“十一續”，未完。

實事小說《家庭慘史》：第1784號（1924年6月26日），“十六”續，未完。

實事小說《惡奴欺主記》：第1875號（1924年9月27日），“八十續”，未完。

實事小說《董姑娘》：第2758號（1927年4月3日），“二十五”續，未完。

實事小說《黃姑娘》：第2823號（1927年6月15日），“九十六”續，未完。

實事小說《狡猾報》：第2866號（1927年9月2日），“六十七”續，未完。

寓言小說《亡國淚》：第2896號（1927年10月5日）“十四”續，未完。

實事小說《戀愛孽鏡》：第3490號（1929年7月3日），“七一”續，未完。該報已更名《北平白話報》。

社會小說《金錢禍》：第4087號（1931年4月1日），“一一九”續，未完。

實事小說《地藏庵》：第4087號（1931年4月1日），“三十一”續，未完。

實事小說《美人夢》：自第4211號（1931年8月7日）連載，至第4229號（9月25日）“十九”續，未完。

社會小說《故都黃梁夢》：第4229號（1931年9月25日），“一一五”續，未完。

《奇巧循環》：第5377號（1934年11月18日），“五〇”續，未完。

《兒女英雄傳》：見1937年9月1日至6日，每日刊兩百字左右，未完。

1927年至1928年間，徐劍膽在《愛國白話報》上刊發了其所譯著的“白話聊齋”《柳生》、《羅刹海市》、《賈奉雉》、《丁溪前》、《柳生》、《佟客》、《仇大娘》、《阿英》、《張誠》、《庚娘》、《鞏仙》、《竹青》、《王大》諸篇。劍膽編著的警世小說《逆倫謀殺案》自《愛國白話報》第2976號（1922年2月26日）開始連載。

徐劍膽在京津各白話報刊連載的小說，當時大都出過單行本。然而現在所能見到的單行本已經非常有限了。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2002年版）輯錄了36種徐劍膽小說單行本，其中11種為筆者查閱報刊所未見者，篇目如下：

《翠花案》，自了生，北京，愛國報社，1915年。

《宦海大冤獄》（社會小說），徐劍膽，北京，小公報本，民國年間。

《皇帝禍》，徐劍膽，北京，京話日報社排印本，民國年間。

《賈孝廉》，徐劍膽，北京，愛國白話報剪裝本，民國年間。

《室帝福》，徐劍膽，北京，京話日報本，民國年間。

《無頭案》，徐劍膽，北京，京話日報社排印本，民國年間。

《新黃梁夢》，徐劍膽，京話日報本，民國年間。

《血金刀》，警世小說，徐劍膽，北京，小公報，民國年間。

《玉碎珠沉記》，徐劍膽，京話日報小說五種第一種。

《王九疙疸》，警世小說，滌塵，北京，愛國白話報本，民國年間。

《小錢五》，滌塵，北京，愛國白話報本。

行文至此，我們對徐劍膽的基本情況作一簡要概括。徐劍膽，浙江人，名濟，字仰宸，一字象辰，常用筆名自了生、劍膽、亞鈴、啞鈴、滌塵等，晚清民國時期京津地區著名白話報人和通俗小說大家。約在1908年初躋身京津白話報界^{*15}，1940年代初仍有小說問世；歷任《正宗愛國報》、天津《商報》、《天津白話報》、《愛國白話報》、《白話捷報》、《蒙學報》、《京話日報》、《實事白話報》、《北京白話報》、《小公報》、《實報》等報刊小說主筆，時或兼任演說主筆和編輯工作。徐劍

膽小說多取材于現實生活，自覺地以輔翼教化、勸善懲惡、有裨世道作為寫作宗旨；其影響甚大的“莊言錄”、“莊嚴錄”、“醒睡錄”、“警世小說”、“實事小說”、“社會小說”系列，既寄寓警世之旨，又隱含消遣之意；其依託《正宗愛國報》、《愛國白話報》、《京話日報》、《小公報》、《實報》等報刊小說專欄發表的作品，發行量均數以萬計；其小說篇目當在四百種以上，以短篇小說為主，包括部分中長篇小說，創作總量近千萬言。其中，篇幅較長、社會反響較大者，有《花和尚》、《賽金花》、《白雲鵬》、《禍水美人劉喜魁》、《春明夢影》、《金剛鑽》等。

徐劍膽是近現代北方通俗小說作家群中的傑出代表。以京津為中心的白話報刊通俗小說作家群的考察與研究工作，目前才剛剛起步。在學界普遍認為近代報刊和小說的中心均在上海的現實語境下，打撈和發掘清末民國京津報刊通俗小說，關注和考察這一產量極高、讀者甚眾、影響巨大的報刊小說作家群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長期以來頗為冷落的近代北方都市文學研究領域的一種開拓。 罍

注：

- 1) 2) 7) 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通俗小說大家徐劍膽考論》，《明清小說研究》2009年第6期。
- 3) 管翼賢纂輯：《新聞學集成》第6冊，中華新聞學院，1943年，第309頁。
- 4) 石繼昌：《春明舊事》，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12頁。
- 5) 雷曉彤：《近代北京的滿族小說家蔡友梅》，《滿族研究》，2005年第4期。
- 6) 于潤琦：《清末民初北京的報館與早期京味小說的版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4期。
- 8) 啞鈴：《金三郎》，《白話捷報》第1號，1913年8月3日。
- 9) 啞鈴：《金三郎》“六續”，《白話捷報》第7號，1913年8月9日。
- 10) 亞鈴：《何喜珠》，《白話捷報》第36號，1913年9月7日。
- 11) 亞鈴：《劫後再生緣》，《白話捷報》第88號，1913年10月31日。
- 12) 亞鈴：《元宵案》“三十一續”，《白話捷報》第248號，1914年4月20日。
- 13) 劍膽：《賽金花》（十續），《愛國白話報》第243號，1914年4月11日。
- 14) 《愛國白話報》第1777號，1918年8月19日。《賈斯文》連載至第1785號（8月27日），標題下的小說廣告增加了“萬惡循環報二十枚”、“磚頭楊每本二十枚”兩條，可知《萬惡循環報》、《磚頭楊》亦是此期在該報連載過並出版了單行本的劍膽小說。
- 15) 1914年初，亞鈴嘗言：“鄙人側身報界，已然五六年的光景”（亞鈴《康小八》“三十續”，《白話捷報》第180號，1914年2月11日），由此可知徐劍膽投身白話報界的時間約在1908年初。

（HU Quanzhang）